

明治襍誌

特60

館籍書會育教本

特60-589



1200800258631

一册号七架二函



始



東京府
書籍館
東亞圖書
印書館
藏

編輯

雜誌

第四甲
號

武濟美塾藏版

白紙

六訪之書。日和平。少讀古今。書論古今。跡倦。應計。夕。遊。解。夕。題。行。朝。
折。其。嫩。坐。之。花。夕。隨。真。葛。原。之。月。明。洞。清。明。餘。光。優。々。游。々。以。長。一。
日。是。開。雲。望。鶴。一。般。的。境。界。恐。不。免。為。在。官。諸。公。之。罪。人。然。筆。研。
二。味。之。餘。院。破。滿。一。小。冊。子。約。畧。數。千。言。令。天。下。人。讀。足。以。勤。善。懲。
惡。乃。實。不。可。用。之。微。施。其。罪。邦。書。以。實。之。天。下。之。人。云。明。治。十。二。年。
十。一。月。較。且。自。序。于。芭。蕉。謝。影。小。田。清。處。

西都遊士蘆村 松岡 彦 二 識

明治襟誌第四編

藤澤幸吉 小傳第三齣

蘆邱處士戲著

癡漢深院撩文君

奸婦都門走宋玉

60 特 589

話說當下重兒離了琴兒之間。忽然窗外人叫回頭看時。却認得是

幸吉。義弟忠也。入坐下重兒之傍說道。賢娘什麼樣銷這遲々之

日。登也。酒家不堪開散而來。請垂些甜話兒。阿兄定在深川與那蝶

兒相戲。留連沈滯不歸來。酒家在賢娘之側也不妨。慢緩放意不要

戾念。言畢徐傍爐邊挑金管子吹烟良久。再說道。每惟阿兄近來心

地蕩々。置可憐如娘者。徒迷深川之狐妓。果是恁地的心地。教酒家

居阿兄地位。頭飾耳簪。勿論衣帶極費工夫。可不敢欠時樣品。竭來

依便人購得西陣織。欲以贈賢娘。些兒之品。本鄙意之所存。幸領受
辱。纏玉體。洒家生前之歡。何如之。擺一個包兒。把一條白茶地八絲
緞帶。與了重兒。重兒一見。叫奇道。呵。呀。清楚可愛。然俺之無塩。着這
絕佳品。恐帶生足脫走。大哥也。早迎。卿々。而賜之。其喜可卜。忠二顛
頭道。洒家心期。一生不要娶。重兒道。果惹道。忠二答道。洒家痴漢誰
肯為。執箕箒。試要賢娘。亦但唾面而走。重兒笑道。假令小可願之。何
有。幸吉阿哥如。忠二便道。至論不容。咳。然賢娘意。雖然切。何阿兄之
無情。如誘有之。曰。石决明之偏思。亦只微戒之。重兒道。小可無塩。不
為阿哥所眷。憐固其分也。何容些憾。但纔得待阿哥之傍。朝夕并清
半。佐晚酌之餘。與足矣。忠二道。賢娘乳臭未解。阿兄心事。故做這生

硬語。聞阿兄日夜遊深川。與那蝶兒情交益深。密到底。將聘他為太
々。賢娘與臨其期。而嚙臍。寧如目下改度乎。說了。忠二更改口氣。低
聲軟音。撩之道。從鄙意。幸納此帶。重兒推之。那里肯受。便道。厚意可
謝。然今小可妄受之。恐異日着阿哥之疑。請諮之。然后拜其賜。忠二
道。何要憚他。賢娘未知之乎。阿兄近來品行不正。太爺焦燥。深恐傾
社稷。因咨之家宰半輔。將竄逐以令。嘗世路艱辛。議已決矣。賢娘獨
執尾生之操。阿兄朝立路頭。邂逅終無期。重兒聞了。魂魄都沒了。兩
眼暗。浮泪。低頭。默然半晌。恰是秋風吹斷。胡枝。就地橫一。般的情態。
忠二不堪情。再々進。迫重兒傍。軟聲着情。滿面帶咲道。想賢娘與阿
兄已了人事。幸目下人影寂寥。試探其心印。直推重兒肩。將打伏去。

重兒吃シ一驚オドロキ。纖手彈揮ハシラヒ。道ミチ。文明世界奈何イカニシ。着ツキ。這コノ惡アク作ス。忠チウ二此際コノトキ奈何イカニシ。顧ミ一個ヒト禮讓レイニヤウ。神機搖蕩カミキユウドウ。只ただ道ミチ接ツキ了マツ一場ヒトツキ快恬クワイテン。半語半切ハニハニ事コト已マデ急イサ時トキ。棖シ福フク子コ外ソノ忽トウ地チ着ツキ。楚音ソノ大婢オホヒメ琴兒シマ報ウラナヒ晚オシ餐イハ來キ。忠チウ二喫クハク驚オドロキ放ナシ在シテ重兒シメ避ヒク他カ走ハシ了マツ。重兒シメ見ミ了マツ琴兒シマ歡ウレシ天アメ喜ヨシ地チ。僅ただ脫ヒキ虎キ口カ泣ナク訴ツ忠チウ二之ノ無ム狀カタ案アヒ下カ再マタ說イハ。重兒シメ已マデ脫ヒキ虎キ口カ却シテ起テ一ヒトツキ箇ツキ思オモヒ兮ヤ。深コソ憂ウレシ幸コト吉キチ竄カズ逐ツ愁ウレシ緒ツ萬マン端マン無ム所トコロ銷シユ遣ハシ私シ裁サ一ヒトツキ書カギ寄ツク幸コト吉キチ備ツク訴ツク其ノ事コト情シヨウ併ヒ促メ其ノ歸キ。其ノ夜ヨ孤カ坐マ燈トウ下カ切キ嘆ナク身ミ上ノ不フ幸コト。熱アツク思オモヒ念ネン將マシ來キ之ノ事コト蕭シヤウ然ニヤウ影カゲ共ト語コト漏ヒ聲シヤウ點テン二而ニ猶ナラニ未マデ寐シ。以テ待マシ幸コト吉キチ歸キ。且ナラニ說イハ幸コト吉キチ在シテ深コソ川カハ某ノ樓ノ留トモ連リ忽トウ護メ重兒シメ之ノ書カギ展ヒキ讀ミ一ヒトツキ週ツキ筆ツキ力ツキ婉ニヤウ曲ニヤウ。文フミ意イ嬌ウレシ羞ハシ真マコト個ヒトツキ備ツク處トコロ女メ韻ウレシ致ツク可カ憐アハレ又ナラニ可カ悲アハレ。譯ツク曰ク。

急裁一書ヒトツキ塵チ貴キ聽ミ良人リヤウジン出家シテ既マデ數ツキ日ツキ不得マデ朝アサ夕ユフ拜マシ音ネ容ヨウ為シテ憾アハレ大オホ矣ニヤウ。

女メ豈ナラニ無ム一ヒトツキ日ツキ千セン秋ツキ之ノ思オモヒ乎ヤ。相アヒ思オモヒ千セン萬マン亦ナラニ惟タダ少シ諒リヤウ察サツ焉ニヤウ。妾メカ今イマ所ココ以テ妾メカ良人リヤウジン左サ右ウ者ノ事コト係ツク良人リヤウジン之ノ身ミ上ノ。真マコト是シテ緊イサ急イサ之ノ事コト莫ム敢カ咎ツク其ノ輕ウレシ燥アハレ之ノ罪ツキ。幸コト甚ウレシ々ニヤウ今イマ烏ウ妾メカ私シ得ツク之ノ耳ミミ。餐イハ大オホ爺ニヤウ近イサ憤ウレシ良人リヤウジン品ヒン行ユク不フ正ニヤウ。與ト家カ宰サ半ハ輔フ相アヒ謀マシ將マシ竄カズ逐ツ良人リヤウジン令メカ嘗シ世セ路ロ艱イサ險ケン雖ナラニ未マデ詳シ其ノ虛ウレシ實ニヤウ。良人リヤウジン之ノ悲ウレシ歡ウレシ便ツク妾メカ之ノ悲ウレシ歡ウレシ妾メカ豈ナラニ得マデ不フ報ツク之ノ良人リヤウジン乎ヤ。請イハ勿マデ々ニヤウ一ヒトツキ回ツキ駕カ徐シヤウ為シテ其ノ所ココ焉ニヤウ。抑ナラニ良人リヤウジン男オトコ兒ニヤウ也ニヤウ。男オトコ兒ニヤウ固ナラニ有シテ四シ方フ之ノ志シ。况ナラニ乎ヤ。素ス是シテ士シ籍シヤク何ニヤウ必マデ屑ニヤウ々ニヤウ仰ミ日ヒト月ツキ于コソ箇ツキ一ヒトツキ小コソ商シヤウ家カ乎ヤ。然シテ妾メカ一ヒトツキ婦メカ人ニヤウ。三サン千セン世セ界カ唯タダ知シ有シテ良人リヤウジン一ヒトツキ耳ミミ。如シテ良人リヤウジン而シテ有シテ棄ス妾メカ之ノ事コト妾メカ又ナラニ何ニヤウ情シヨウ而シテ生シ此ノ世セ。蓋ナラニ竄カズ逐ツ之ノ議イハ專シ成シ于コソ阿ア弓コウ娘子ニヤウ之ノ奸ケン計ケイ。良人リヤウジン之ノ憤ウレシ妾メカ素ス諳シ之ノ。然シテ良人リヤウジン惟タダ憐アハレ見ミ妾メカ為シテ妾メカ能マデ忍シ其ノ不フ可カ忍シ。一ヒトツキ時トキ計ケイ酌シク權ケン互ニヤウ。運ウン一ヒトツキ世セ穩ウレシ當マシ之ノ策サツ真マコト妾メカ一ヒトツキ

生幸福也。泪先筆而紙不能盡情。惟閑閨別燈。遲良人之楚音。切

勿造次。

幸吉讀了。交加雙腕。熟思沉吟。自道。俺本欲讓家道。于忠二枉殺信
行。身被竄逐。是其所期不足。深憂。獨重兒不理會。俺裡面的事。陰
陽向背。為俺補其罅缺。日夜勞身苦心。耐得他艱酸。不改一箇節
操的。真可愍也。吁。人間無義理的。二文字。則那里遣他。抱這憂悶。深
々の泣。遂告別。蝶兒。漸離了深川青樓。隨步踏月。徐徐歸家。時已五
更夜色蕭然。重兒猶未眠。慌忙秉燭。喜迎說道。今烏奴家寄一書。投
阿哥手裡。下。幸吉答道。以卿好意。悉知了。委曲。太爺之怒。又無如之何。
兩箇坐已定。重兒徐々說道。便令阿哥蒙太爺之怒。豈有不可謝之

理耶。願憐見妾。舍垢堅忍。千萬休棄妾而去。說了。滿臉潮紅。雙睫微
帶泪。俯挑紺色絨管囊。嬌致十分。楚楚動人。幸吉熟視殆。不耐情。嘆
口氣道。吁。棄卿何去。休着鬼胎。重兒道。然阿哥言行。隱然變常。妾以
為憂耳。幸吉聽得。然然半晌。肚裡竊尋思道。渠配俺。故大娘遺命。義
固不可相棄。然世事風車兒似轉。目下勢不得完聚。而渠一意欣戴。
親切。盍面目。却俺未放一熨情話。渠必認俺為強氣的人。不覺。珊然
落泪。重兒一看。便道。阿哥有何傷心的泣。幸吉攢且設答道。俺曰。氣
血逆上。以為此癖。重兒道。否。不然。阿哥在深川。飲酒過度。眠食不節
之所使然。妾請為摩肩背。庶幾醒活其神氣。幸吉道。然則請微試之。
雖樣。萬手烏能堪得。重兒塩然相倚。摩肩一盞茶時。幸吉道。娘子奉

力出表意快了々々。憾不早知之而日夕銷受這快活。重兒道。如適
貴意何敢辭其勞。請阿哥今後除其遊冶輕薄之情。教妾夜々自執
其勞。近來阿哥常不在家。故忠二哥哥惡作。做城水屋丈八。於阿駒娘
子一樣言行。妾不耐得猥褻。恰是蒼蠅觸肌一般之情地。幸吉道。佗
却是箇志誠實着的人。以爲良人。卿享福可知。重兒道。阿哥休胡說。
與爲他。細君孰若一死。以爲閻魔王妾。幸吉道。雖然人生本蓮上
露一般的。孰朝應夕。僕如一旦爲泉下鬼。娘子。和忠二。完聚以保護
家道。固是今日義務。如適之則人面獸心。可入兩下人字乎。重兒答
道。阿哥何做這杜撰話。妾因情得。蓋阿哥心期。將出此家。與蝶兒
校書了。其情願也。幸吉道。娘子莫疑。僕何敢棄卿。他適世間何物礙

漢亦擲我掌上玉。付之他人耶。僕不敢食言。更漏已闌珊。請去平心
就睡。重兒答道。妾本疑阿哥。烏得辭阿哥側。安頓結夢。幸吉道。雖然
僕和卿完聚。阿哥娘子之所忌。如觸其耳朵。却闕娘子利害。古不道
乎。瓜田不躡履。李下不正冠。重兒和他爭不得。悄然遺意去了。幽閨
子裡。幸吉也。是一般情致。目送重兒之影。嘆口氣道。人間萬事無適
意。此語真成不差。說了。潛然出涕。漸起身來。喚視兒和。淚裁一封書。
遺了重兒。當夜收拾了行李。衣服細軟銀兩。做一擔兒。打揆了。等到
天明。詰且謹聽大爺命。深謝報育之恩。出門去了。不知幸吉尋去那
里怎的做身上計。看官互待。追次分解。而知再說。重兒別幸吉後。哀
慕恁痛不安寢食。一日於厨櫃抽斗子裡。探得一封書。上題重兒娘

子文字捧持慟哭半晌。譯云。

遺一書告娘子。十有餘年之間。娘子之懇切。僕豈一日妄之哉。而所以未嘗款待娘子者。深々的有緣由之在。蓋僕於榛澤氏。實爲螟蛉兒。所生父母元是某縣士族。有故未寓于東京府。生受僕生。而僅一閱月。雙親相繼病沒。榛澤太爺憐見僕無生理。依其大庇。成長爲一個丈夫。其恩之多少。濱海之砂礫不啻也。以故僕恬然置其正統忠二。而領家道於義不可。况阿弓娘子之心地。欲除僕付之。所生忠二乎。是僕之所以放了素心。枉沒了信行。自招此禍也。夫娘子配僕。故大娘之遺囑於義亦不可相棄也。然人事元難兩全。其勢以到今日之姿。畢竟是宿世之約束。僕和娘子又誰

怨。僕去此之後。生死不保。萬望娘子斷然改其度。委身于忠二。夫妻完聚。孝事老大爺。却是娘子十分的幸福。僕敢爲娘子主張之。娘子善理會得此道理。休爲僕誤了前程。假令今世無相見。來世豈不可期。一蓮同坐之樂。哉。臨紙悵惆。不_レ及_レ欲_レ言_レ。

重兒默讀數過。不_レ耐_レ得悲。口裡不_レ說。肚裏躊躇。心中想道。阿哥強氣何_レ爲_レ然_レ。有_レ個深々的緣故。迺何_レ不_レ肚露_レ腹心。拉_レ妾私_レ走_レ。妾爲_レ阿哥採薪水。莖_レ末_レ山_レ真_レ亦_レ何_レ厭_レ之。古道_レ貞女不_レ見_レ。兩_レ丈_レ妾素_レ置_レ之。妾心底。而阿哥棄妾。將_レ教_レ妾委_レ身_レ。于忠二哥哥。阿哥何_レ水_レ也。似_レ之心地。妾已_レ被_レ阿哥棄_レ。何_レ樂_レ而_レ在_レ此_レ世_レ。深_レ思_レ之_レ數_レ奇_レ如_レ妾_レ者_レ。人

間果有幾人。假令今世赤繩緣薄。末世請必垂憐見。妾分半坐相待。低頭啼哭一箇時辰。忽拭泪執利刀。于鏡臺屈子裡。將向咽喉一刺。不知重兒性命如何。不因此等有分教。鍊心石腸以死執操。直教冷殺世上兒女。膽荆棘叢中見。芝蘭畢竟要看重兒性命何如。且聽下
剖分解

八坂新地前跡之續

三十六峰暮烟橫。華頂山鐘響。絕履聲僅稀。香塵稍歛。紅影曖昧之際。樓々早已熨火。方燈照擔。銀燭欺星。真個神倦不夜城也。木屐鏗鏗然。有吟竹枝而過者。蓋那的窮措大。僅買醉京龜。酌耐浪陶來。遣情者也。其詞曰。

似紗薄命誰憐妾。不夜城中束縛身。萬里思郎學就動。一封照影
合英人。

逢此奎運隆盛天。狹斜也識不流然。風流温舞習絃外。一課又添
單語篇。

時有一小玉。芳芬郎手。低歌而去。其譯云。
女紅場裏如花女。穿針嚙綿又練糸。一掬心期君知否。桃李陰濃
結子時。

一歌一吟。低々朗々。雅音共豔調。互相和此詩也。此歌也。皆是維新召降之詩調。而奎運日新之明證也。嗚呼。此祇園一小情海者。痴媚狂妓之巢窟也。而維新之情狀。已顯于歌曲。况各樓櫺子內

之景况乎。今遊此鄉者。不以洗膏滑而去固陋之垢。除因循角子。而為文明之散髮先生。則誰呈保字哉。本邦方言。悅而保。曰之。保。禮留。夫為高尾所顧思。為小紫所戀者。大抵人情之所欲。須白者不得不容于途路也。七十者不得不講一調白髮深葉也。然則令聞都人士去。因循之旧垢。為文明之散髮大先生。雖固由於區長戶長之所。抖擻抑此鄉一新好尚之所。波及。豈曰小補之哉。誰道花街之於世界。害教化。吾斯之未能信。

有二士交頭談于十字街頭。一名光頭而帕帶。一名散髮而倒頭。散髮曰。今低歌而去者。近世之翹楚加代乎。將千代乎。何其舉止開都。品格貴嬌。恰似錦画。小町得魂魄。跳り出矣。光頭曰。足下未知彼

加代兼千代乎。彼當世之佳人。男兒會此開化之際。未能接之。清丰。何其因循姑息也。散髮曰。僕實因循。僕徒得之。口碑而目未嘗擊其面皮也。空聞為其美人。而鼻未嘗嗅彼粉香也。是以平素一入此境。見其殊色妙姿者。不呼為加代。必認為千代耳。光頭笑曰。花街也是人間一種之光景。非如僕通人。則烏窺見其全豹。僕未必深咎其因循也。然聞足下近加代。小學教師之列。因循姑息無大於此者矣。夫小學教師之為任也。蓋奉職連中之一大糟粕也。老而無能者為之可也。家錄奉還之貧士族為之可也。家有足纏而不能孤飛者為之可也。如足下。非家有足纏也。非春秋不富也。非才氣不全也。何苦而為之。糟粕。此是因循

終